

中外名人传记故事丛书



陈永康

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CHINA PEACE PUBLISHING HOUSE

● 中外名人传记故事丛书 ●

陈 永 康

筱 冬 编著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《中外名人传记故事丛书》编委会

(按姓氏笔画排列)

主 编：耿 峰

副主编：侯 健 扈剑华 葛能全

编 委：方 鸣 王砚波 王 樾

任梦熊 冯 缓 伏 琥

李鸿冰 胡晓林 赵晓东

靳建国 慕 京

60

中外名人传记故事丛书—陈永康
编委会 编

*

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8号 100037)

北京二二〇七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6年4月第1版 1996年9月第2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3.5

字数：100千字

ISBN 7-80037-487-4/G·306 定价：3.50元

目 录

一、金色的梦想	3
二、“老来青”问世	11
三、“田状元”上北京	15
四、宋庆龄来到长岸村	20
五、“泥腿子”当了科学家	25
六、两个水稻专家的友谊	31
七、走向太湖之滨	38
八、登上国际科学讲坛	44
九、种田的“梅兰芳”	51
十、“稻妈妈”和“稻医生”	57

十一、“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”..... 62

十二、“老来青”新传..... 70

十三、科学家还是“泥腿子”..... 76

十四、金色的梦在续延..... 87

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孩子，命运对他的安排像千千万万中国农民那样，以庄稼地为其一生的活动舞台；他没有什么特殊的天赋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奇遇，如果说他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，那便是他对注定要与其打一辈子交道的水稻爱到了如醉如痴、忘我无我的境地。

他种水稻入了迷，也入了境。他被人们誉为会与稻子说话的“稻妈妈”，能为稻子治病的“稻医生”，可令稻子高产的“田状元”……于是，这个自幼只念过两年私塾(shú)的“泥腿子”，走进了科学殿堂，登上了国际讲坛，成为享誉国内外的农民科学家。

他就是我国著名的水稻专家、全

国劳动模范陈永康。

陈永康毕生致力于水稻栽培科学的研究,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摸索出一整套具有科学价值的水稻丰产经验,为我国水稻生产和水稻种植科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。他是劳动人民知识化的杰出楷模,是我国农业科技界的优秀代表。

让我们循着他的生活轨迹,看一看这位由普通农民成长起来的科学家,究竟是怎样在如此平凡的种田生涯里,达到那样不平凡的人生境界的吧!

一、金色的梦想

每个人在童年和少年时代,对于自己的未来都有许许多多美好的梦想。也许,这些梦想中的一个就决定了他的人生道路,成为他的人生理想。

出生在种田人家,却在经常挨饿的滋味中长大的陈永康,他的梦想就是比祖辈和父辈种出品种更好、产量更高的水稻。

1 1907年春天,陈永康出生在黄浦江畔的松江县长淞(lóu)乡长岸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。

松江是富饶的鱼米之乡。北面,佘山绿树成荫;南边,黄浦江滚滚东流。肥沃的土地上河道纵横,翠竹丛丛。一

块块稻田镶(xiāng)嵌(qiàn)在绿水青山之中,如一方方色彩绚丽的织毯。春天,一片翠碧;秋天,万抹金黄,把江南水乡点染得分外妖娆。

陈永康的家就座落在长岸村头的一条小河边,家里祖祖辈辈以种稻为生。但是,属于自己的田地却少得可怜,年年打下的稻米要给地主交租,还有数不清的苛捐杂税……

富饶的水乡,肥沃的土地,留给穷人的只是贫困和饥饿。

夏天的夜晚,繁星闪烁,蛙鸣阵阵。稻田里正在拔节的秧苗随着微风起伏摇曳(yè),沙沙作响,仿佛轻轻吟唱着一曲悦耳的田园之歌。陈永康一家人围坐在小河边的空场上乘凉。母亲摇着蒲扇在讲故事,7岁的小永康依偎在母亲膝旁,托着腮,瞪着黑亮的大眼睛,入神地听着——

有一年,兵荒马乱,家家都去逃难。有个穷人,什么值钱东西也没有,逃难时随身只携带了一口袋饭团和菜干。隔壁一个富人,家里金银财宝多得很,要逃难,丢下这样怕偷了,丢下那个又怕抢,哪样也舍不得留下来。最后,装了满满一口袋银元,带在身上。哪里知道,乱兵在村里一下住了好几天,乡亲们在荒野里蹲着,哪来吃的?那个富人,守着那满满一袋银元,不能当饭吃,活活地饿死了。而那个穷人呢,靠了那一袋口粮,却活了下来!

故事讲完了,大家都开怀地笑了。小永康却依旧托着腮,久久不说话。这个流传在世世代代庄稼人口头的民间故事,使陈永康幼小的心灵受到强烈震动。大人们天天种田,自己天天吃饭,却没想到粮食对人来讲比金银财宝还金贵哩!他抬头看看小河对岸笼罩在朦胧夜色中的稻田,看看父亲那一双长满老茧的手,心中忽然涌动出一种近乎神圣的情感。

从此，小永康巴望自己快快长大，像父亲那样粗壮、结实、有力而又灵巧，成为一个真正的“田把式”！他常常坐在小河边，凝望着稻浪起伏的田野，脑子里翻腾着无数个问号：

“为什么我们整日里种粮食，却吃不饱肚子呢？”

“为什么阿爸年年在田里下一样的种，施同样的肥，秋天的收成却有时好，有时坏呢？”

“为什么每个稻穗头不能结更多的谷粒？那样不就可以打下更多的粮食了吗？”

……

每每想到这里，小永康就不禁陷入了美妙的遐想，眼前仿佛出现了一望无际的稻海，泛着令人炫目的金黄色的波光，他尽情畅游在这金色的波涛中，用力挥舞着锃(zèng)亮锋利的镰刀；于是，波涛消退了，高山耸起了——那是高高垛起的金色的稻山……

一个金色的梦想，孕育着一颗理想的种子。童年时代的陈永康，对他即将要与之打一辈子交道的水稻产生了特殊的感情。

2

陈永康 12 岁那年，开始跟着父亲学种田了。

12 岁，本是念书的年龄。小永康像所有求知欲旺盛的孩子一样，是多么渴望背着书包去学堂啊！可是，贫寒的家境没有能力供养他上学。他是家中的长子，也是唯一的男孩子。当两个妹妹相继来到人世，在原本就凑了上顿愁下顿的家庭里又增添两张吃饭的嘴，陈永康便不得不中断读了两年的私塾，和父亲一起作为家中的主劳力，挑起了生活的重担。

陈永康跟着父亲下田，开始只是拔拔草，松松土，以后便

一样一样农活学着干，从耕田、耙田、落谷、插秧，到耖(tāng)稻、耘稻、施肥、收割……

陈永康忘不了第一次下田耖稻、耘稻的情景。

耖稻、耘稻，其实就是给稻田松土除草，稻秧插下去二十几天后，便要耖耘稻了。松江一带的稻田里，有稻草、牛毛草、三棱草、黄古头、蟹眼草、野慈姑、野麦头等几十种杂草，混生在秧苗周围，与秧苗争吃肥料。陈永康的父亲一边指给他辨认这些杂草，一边教他耖稻的要领：耖稻时，要一次耖八棵，草多的田每行稻要耖四个来回；草少的田，至少要耖两个来回。不能像撑船打篙那样，一篙到底，推一下就算。耖稻要耖到棵脚边，不要留下“蟹乌潭”[高低不平的意思]。稻棵脚边的杂草耖不干净，一两天以后又会还魂……

父亲边讲边做，耖耙过处，土松草净，只留下一行行嫩绿的稻秧，挺立在细细的耖埂上。

可是轮到陈永康，耖耙却不那么听话了，明明眼睛盯着杂草，耖下去却伤着了秧苗；要么就是耖不到稻棵脚边的杂草，留下了“蟹乌潭”。……一天干下来，陈永康累得头晕眼花，腰酸背痛。别轻看这地里的农活儿，光凭力气不行，还有不少技巧要好好练哩！

更吃力的活儿还在后边，那就是耖稻后的耘稻。所谓耘稻，就是用手松土拔草，把每棵稻的根脚四周的土抓松抓软，把耖倒的草连根拔掉。在江浙一带，耘稻的方式是双膝着地，跪在地里，叫做跪耘。跪耘的落手重，效果好，但劳累的程度也是可想而知的。在稻秧插下去的头一个月里，要耖两次，耘两次。两次耘稻以后，秧苗长大了，无法耖耘了，就只好拔草。从大暑到立秋，至少要拔三次草。



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”这首古诗，几乎每一个识字的城里娃娃都会背诵，可是真正体味到其中甘苦的，却是像陈永康这样从小便在田里劳作的农家孩子。

烈日炎炎下，陈永康与父亲忙碌在稻田里，汗流如注。手掌磨破了，膝盖跪肿了，他咬着牙继续干，与稻田里的杂草作着顽强的斗争。他记着父亲的教诲，身上不脱几层皮成不了好样的田把式；他也忘不了脑海里时常闪现的泛着金波的万顷稻浪……

一个金色的梦想，承载着一个艰辛的季节。少年时代的陈永康开始懂得水稻生长的不易和种稻人的辛苦了。

3

灾难深重的旧中国，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陈永康一家也是同样的命运。他们在松江县向地主周铁桥租借了几亩地，一家人起早摸黑，辛勤耕作，却仍不能求得温饱。

年轻力壮的陈永康，望着因长年劳累而过早衰老的父亲，望着常常为无米之炊而愁眉苦脸的母亲，心想，每亩田能多打些粮食就好了，交掉地主的租米，一家人还能宽宽裕裕地过上段好日子。

从此，为了丰收日子的到来，陈永康对田里的农活格外上心，样样不含糊。耕地时，他把结块的泥土耙得又松又软；插秧时，他把那一株株的秧苗，排列得整整齐齐，线条分明；灌浆结穗(suì)时，他勤施肥料，悉心护理。

陈永康的父亲是个种田的好把式，体壮力大，干起农活来又快又好，一天刨一亩二分地不在话下。可就是样样都要照老规矩办，板板六十四，从来不肯变一变。

年轻的陈永康，不善言谈，性格内向，却是个爱动脑筋爱琢磨问题的人。他一边照规矩学父亲的种田本事，一边又暗自思忖(cǔn)：年年照老祖宗的办法做，产量为什么总也提不高？难道就不能改进改进吗？

于是，每年的春天，陈永康都要悄悄地在田间搞一点水稻品种、栽插密度、培育壮秧的对比试验。有时父亲发现了，觉得儿子是异想天开，不务正业，硬是把他的“试验品”弄掉。陈永康也不灰心，第二年还是继续偷偷搞。为这些事，父子之间常常发生争执。

父亲种的是祖辈传下来的“黑稻”。这个品种，稻子长得不壮实，碾(niǎn)成米也不好吃。听说别处有种“黄稻”的，品种不错，陈永康劝父亲换一点来种种看，可父亲就是不同意。陈永康偷偷地换来一些“黄稻”种下田，父亲却死活要拔掉。父亲的固执，反而激发了陈永康的钻劲，也磨炼了他的毅力。几经周折，他终于说服父亲把“黑稻”换成“黄稻”。一种下去，果然长得壮实，秕(pi)谷少了，割起来容易，吃起来很香，产量也比“黑稻”高。

这一来，陈永康对种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连他父亲也知道培育种子的重要性了。不过，两人的做法还是不一样。每年春天栽秧时，父亲总是把秧畦(qí)边又肥又壮的秧苗单拔单栽，成熟后留作来年的种子。但是这些秧苗长得大往往是畦边肥力足、阳光好的缘故，并不都是种子好，因此选来选去也不见有多大效果。陈永康却不在春天挑秧苗，而是到秋天选稻穗。每当水稻抽穗结实时，他就着了迷似地成天在稻田里转，看到粒多粒饱的好穗头，就在稻株旁插上一根小竹竿，或者把稻叶打个结，做上记号，成熟时单收单打，来年单播单种。这样

选出来的种子，就比父亲的好多了。

不久，父亲因积劳成疾去世了。25岁的陈永康挑起了八九口之家的生活重担。为了维持一家生活，他一面省食俭用，一面想方设法增加收成。他琢磨如何改良稻种，也琢磨如何改进种稻方法，无师自通地做着稀密植对比、肥料对比、留再生稻等许多田间试验。他企盼着梦想中那沉甸甸的穗头、金灿灿的谷粒、一垛垛的稻山早日成真。

一个金色的梦想，启开一扇求知的心扉。青年时代的陈永康，开始迷上了使水稻高产的学问。

然而，在那内忧外患、民不聊生的旧中国，一个被淹没在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庄稼汉的梦想，又有多少可能成为现实呢？

二、“老来青”问世

“老来青”，这是一个著名的晚稻良种的名称，它的培育人就是陈永康。

可是在旧社会，“老来青”稻种的问世和丰产，给陈永康带来的只是灾难和厄运……



说起“老来青”的由来，那还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。

这一天，艳阳当空，秋风送爽。陈永康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在通往小镇华阳桥的路上。一路走，他那敏锐的目光习惯地扫视着路边的稻田。

此时，田里的稻子已经一片澄黄，在秋天的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，灌了浆的稻穗沉甸甸地垂着头，仿佛是羞答答的待嫁新娘。陈永康看在眼里，喜

在心头，不由得想：“谁说这地里的庄稼不懂情？你为它花了力气，付了心血，它就会回报你哩！”

突然，他的目光被一块稻田吸引住了，不知不觉地停下了脚步。这块田里，稻子长得特别丰硕，可惜却倒伏了，一株株稻秆全都趴在了泥土里。他正在惋惜，忽然发现有一棵稻子却是亭亭玉立。他蹲在田间仔细观察，只见它茎秆粗壮，颜色黄，穗头大，粒子多，一颗颗稻谷饱鼓鼓，黄澄澄的。他看着摸着，爱不释手，就摘了一支回家，单独把它打下来，数数竟有一百四十多粒稻谷！

陈永康如获至宝，非常仔细地把这支稻穗保存起来，第二年，将它单穗种植。

收获的季节到了。就像妈妈望着长大了的孩子那样，陈永康欣喜地掂着这几棵特殊的稻子。嗨！全都是沉甸甸的，和原来那支稻穗一式一样。他小心地剥了开来，一粒粒饱满的谷子扑簌(sù)簌地滚落在手中，细细一数，每个稻穗竟然长出了200多颗稻粒，比一般的稻种多出一倍还不止哩！

打这以后，陈永康就在这单穗种植的稻田里，选出一些秆子粗壮结实、没有病、穗头大的稻株，插根竹竿做记号。到开花时节，稻穗散开，穗头大小看得更清楚，再选一次，把穗头较小的淘汰。从灌浆到成熟，还要再筛(shāi)选几次，最后只留下一支最好的稻穗，来年春天再单穗种植。

陈永康用这种“一穗传”的方法，选优去劣，一连种了3年，终于选育出了一个新的晚稻优良品种。这个稻种的特点是：秆硬，不倒伏；穗多，结谷壮；抗风、抗病虫害的能力特别强，而且一直到成熟时稻秆还是青绿色的。陈永康就给这新培育的稻种，起了一个富有意义的名字——“老来青”。